

莫差特去布拉格的路上

〔德国〕埃·默里克著

埃杜阿特·默里克（1814—1875）被认为是歌德以后德国最优秀的抒情诗人之一。一个半世纪以来，他的诗在德语国家传诵不绝，许多诗篇被视为德语诗歌宝藏中光彩夺目的珍珠。默里克也写小说。《莫差特去布拉格的路上》于一八五五年第一次发表在斯图加特《晨报》上。小说发表后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取得很大成功，现已成为德语文学中的名篇。

《莫差特去布拉格的路上》是以作曲家莫差特的生活遭遇为题材的。小说的主题是说莫差特所生活的社会容纳不下象他那样的旷世天才，小说控诉了摧残人材的社会。小说中描写的莫差特去布拉格的路上与某伯爵一家的邂逅是作者的虚构，但小说中描写的莫差特这位音乐大师的生活遭遇以及他的性格和一些轶事，都是有事实根据的。在小说的结构上，作者作了精心的安排。他把故事的发生限制在莫差特在旅途中某一昼夜（24小时）之内，但小说的内容却涉及了莫差特整整一生，几乎把大师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安排进去了。这种安排使人感到这作品既小巧玲珑，又包罗万象。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全篇充满着诗意。默里克用一首自己写的假托的波希米亚民歌作小说的结尾，这首民歌一方面歌唱着生气

盎然的人间，另一方面预示着即将到来的死亡。这样的对比也是小说贯穿始终的东西，结尾的诗成了哀伤情绪的升华，这种升华又使整篇小说成了一首哀伤的诗。此外，作者无论在作品的整体结构上，还是在某些场面的描写中，都企图使小说产生音乐效果，甚至使某些场面具有莫差特音乐的效果，这也是颇具匠心的。

1787年秋，莫差特由他妻子做伴旅行去布拉格，为了在该城上演《唐璜》^①。

旅途中的第三天，9月14日，约在上午十一点光景，这对兴致勃勃的夫妇离开维也纳还不到三十小时的路程，他们已过了曼哈兹山^②，走在施雷姆附近德意志塔耶河^③的彼岸向西北方向行驶，很快就要完全越过风景秀美的梅仑^④山脉了。

男爵小姐封·T^⑤在写给她女友的信中这样说：“这驾着三匹驿马的车子是一辆富丽堂皇的桔红色马车，这是属于一位名叫福克施旦特的将军夫人的财产。这位夫人一向把她和莫差特家有交往，并能为这家人效劳而引以为荣。”一位对八十年代审美趣味深有研究的行家对这辆车为人议论的车子还不够具体的描写作了几笔补充：这辆桔红色的马车在两侧靠车门的地方，用天然的颜色画上了花束，边框用涂金的细木镶嵌；刷在车上的颜料不是当

① 《唐璜》(Don Juan)即《唐·吉渥瓦尼》(Don Giovanni)，莫差特(一般译作“莫扎特”)的著名歌剧，完成于1787年，同年10月27日初次上演于布拉格。莫差特在此剧演出后四年去世，年仅三十五岁。

② 曼哈兹山，今名曼哈茨山，在维也纳西北，靠近捷克边境。

③ 此河在今奥捷交界处的捷克一侧，现按捷克语称迪耶河(Dyje)。

④ 梅仑，捷克境内一地区名，我国通常按英语译为摩拉维亚。

⑤ 指的是后面出现的一个名叫奥依根妮(Eugenie)的人物，她是刚与一位男爵订婚的少女。

今维也纳作坊里用的那种光滑如镜的油漆，它并不闪闪发亮。往下方伸展的那条大胆的曲线虽显得特别惹眼，但车厢并不向外鼓出；此外，高高的顶篷挂着僵硬的皮帘子，现在向后掠了起来^①。

对两位旅客的装束也要说几句话。为了节省收藏在箱子里的新做的礼服，康丝坦茨夫人为丈夫挑了一套朴素的衣服；有点褪色的蓝色绣花背心外面罩了一件他常穿的棕色外套，上面钉了一排那种式样的大钮扣；底层是略带红色的金箔，它透过外面的星状编织物闪烁着金光。黑色的丝织裤，长袜，鞋上带着镀金扣环。这个月份特有的炎热使他在半小时前脱下了外衣。他光着头，穿着衬衫，坐在那里高兴地谈天说地。莫差特夫人穿着一件白纹浅绿色的舒适的旅行服，那美丽丰茂的淡棕色发髻只束起一半，它们落下来披在她的双肩和颈上；她的头发这一生还没有被发粉污损过，他丈夫浓密的头发束成一根辫子，上面的发粉今天撒得要比平时随便。

他们随着徐缓上升的高地慢慢上坡，两边肥沃的田野不时被延伸的林带遮断，现在他们到达了森林的边缘。

莫差特说：“今天、昨天和前天我们已穿过了多少森林！经过的时候我什么也没想，更没有想到要走进去玩。我的心肝宝贝，让我们在那边下车，到树荫下去摘几朵好看的蓝铃花吧！喂，伙计！你也该让你的牲口喘口气了。”

他俩站起身来时，发现闯下了一个小小的祸事，这事给大师招来了一场责备。他不小心打翻了一瓶贵重的香水；他们还未在意，瓶里的东西都洒在衣服和坐垫上不见了。“我早该料到会出事，”她嚷着说，“早就闻到一股浓烈的气味，满满一瓶真‘黎明女神香露’泼得精光！我用得象金子一样省。”“唉，傻瓜！”他安慰她说，“你应该懂得，你的神仙香水只有这样用才起作用。

① 此段描写主要为了说明借来的是一辆俗气的老式马车。

开头我们不就象坐在面包炉里挨烤吗？你怎么打扇也无用，后来整个车厢都凉爽起来了；当时你归功于我洒在衬衫上的那么几滴；后来，我们重新恢复了精神，聊天有了劲头，否则我们耷拉着脑袋，就象躺在屠夫板车上的公羊那样。这件好事会伴送我们全程的。现在，让我们这两位维也纳佬快把鼻子伸到绿色的田野里去闻闻吧！”

他们手挽手跨过路旁的土沟，很快就走进枞树林幽暗的深处。树林稠密得变成一片漆黑，只有在这里那里射进一线阳光，耀眼地划破了覆盖着苔藓的象丝绒一般的土地。如果没有他这位伴侣的照顾，从外边到处象火烧般的炎热里突然进入这使人爽快的清凉，这样的骤变对这位满不在乎的人 would 多么危险。她好容易逼他穿上了为他拿着的衣服。“上帝呵，多么壮丽的景象！”他喊出声来，眼睛沿着高耸的树干望上去。“这里好象置身在教堂！我仿佛从没有在森林里呆过！现在我才领悟到一个挨一个生长着的整个树木的群体意味着什么。没有一只人手种植过它们，而是自己生出来的。它们紧挨着站在一起，住在一起，在一起过日子，只因为它们愿意这样。我童年时代来回跑遍了半个欧洲^①，我见过阿尔卑斯山，见过大海，见过上帝创造的最伟大最美丽的东西；你瞧，现在我这个傻瓜一个偶然机会站在波希米亚境内的一片普通的枞树林里，面对着这种景象，我惊奇，我神往，并不因为它是诗的虚构，什么山泽女神、什么牧神之类的东西；它也不是舞台上的森林布景；它是从泥土里滋长出来的，由水分和温暖的阳光抚育起来的！这里是额上长着奇异的树枝般兽角的麋鹿之家，是滑稽可爱的松鼠之家，是山鸡和松鹊之家。”他俯身摘了一朵蘑菇，赞美着草帽上呈现的鲜丽的红色，赞美着帽下白色嫩软的

① 莫差特从六岁起在他父亲的带领上曾到欧洲各地去旅行演出，先后有十六年之久（1762—1779）。

页片，他还把各种枞树果装进口袋。他的妻子见他这样，说：“别人看了，还以为你从没有跨进过普拉特^①公园二十步哩！各种东西那儿不也有的是，有什么稀罕！”

“什么？普拉特公园！老天爷，你怎么能在这里提到这个名字？那里尽是马车、佩剑、官袍、扇子、音乐以及世界上能看到的一切好看的东西，除此以外还能见到别的什么？就说那里长的树吧，不管长得怎么高大茂盛，我真不知道，在地上散着的山毛榉果、橡实和那里扔满一地的数不清的废瓶塞混在一起，前者 and 后者有什么两样。十几里地以外就可以嗅到从树林里散发出的堂倌和调料的气味了。”

“嗨，从未听说过！一个把在普拉特公园中吃烤小鸡当作最大乐趣的人竟会说出这种话来！”

两人重新在车里坐定，走在大道上。先是一段平路，现在又慢慢下坡，一片令人喜爱的地带一直伸展到远方的山下。我们的大师沉默了一段时间后又开口说：“这个地球真美，如果有人想在上面活得久些，这不能错怪。谢谢上帝，我一直象以前那样感到新鲜和快乐，我有兴致去领受一千件新鲜的事情。只要我的新作品完成并上演后，我就要一件件挨个儿去领受。海内外有多少新奇和美好的事物我还不知道：有大自然创造的奇迹！有各种科学、艺术和有用的技术！那烧炭的煤黑子都知道得和我一样多。我内心充满了各种兴趣和欲望，我想了解我本门业务以外的各种各样知识。”

她回答说：“这些天你1785年的老袖珍记事本在我手里。你在后面空页上写了三四条记事：第一条，‘十月中皇家冶炼厂灌铸巨狮’；第二条，下面划了两道加重线，‘访问迦特内教授’，这个人是谁？”

^① 普拉特 (Prater)，维也纳的天然公园，位于多瑙河与多瑙河运河之间。

“哦，对！我知道。那是一位在天文台工作的善良的老人，他约我去那里有多少次了。长久以来就想和你一起去观察一次月亮和里面的小老人。他们现在有一架巨大的望远镜，在那巨大的镜片上，你可以看到那山脉、谷地、峡谷，它们明亮清晰好象可以伸手摸到似的。太阳光照不到的那一边，可以看到山峰投下的阴影。两年来我老说要去，但一直没有去成，真是可悲可耻！”

她说：“嗨，月亮是逃不了的，我们以后去补看。”

稍停，他又继续说：“一切不是每次都这样说的吗？哼，我简直不敢想我已错过多少机会，延误了多少事情！且不说疏忽了对上帝和人应负的责任吧，我只说那些真正的享受、那些普通人天天都有的天真无害的小乐趣。”

莫差特夫人不可能也不愿意把他那容易变化的感情从愈陷愈深的那个方向扭回来。遗憾的是，当他说得愈来愈激动的时候，她只能衷心地承认他说得对。他说：“难道我曾经和我的孩子痛快地玩过一个小时？我向往的这种乐趣常常半途而废，转瞬即逝！小鬼们骑在我的膝上，在房间里和他们追逐不到两分钟，就完了，把他们甩走！我记不起有哪天去乡下度过一天好日子，记不起在复活节或圣灵降临节有哪次，在哪个花园、哪个树林、哪个草地上和你单独在一起象孩子一般打闹过，用花草做过游戏，使自己再变成一次孩子？生命不停地向前走、跑、飞——上帝啊！想到这里，真叫我害怕得出一身冷汗。”

没料到，前面发的牢骚在两人之间引出了一场用亲昵方式进行的严肃谈话。我们不想详细转述这谈话，我们还是来介绍一下一般的情况吧！这些情况为这场谈话提供了直接的清楚的材料，也提供了明白的背景。

这里我们先已痛心地看着：这位热情不羁的人，他对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事物，对一切有心人所能达到的高尚的目标都具有难以置信的接受力，尽管他在短暂的生命中经历、享受、创造了那

么多的东西，但他自己在一生中却没有得到过一种安稳的感觉和一种简单的满足的感觉。

谁要是不从这现象中去寻找比人们猜想到的还要深刻的原因，那么他就很容易简单地首先从那些好象是不可克服的固有的弱点中去找。我们常喜欢把这些弱点和莫差特身上存在的一切使我们赞赏的东西必然地联系起来，这样做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这人的需要是非常多样的，特别在与人际交往中想获得快乐的愿望非常强烈。他被城里有身份的贵族尊为一个具有无比才能的人，因而他常受约请，他很少或从未拒绝过节庆日、社团活动和郊游等对他的邀请；同时他在与他相近的圈子以内也同样殷勤好客。礼拜天在他家里举行音乐晚会长久以来已成了惯例，一个礼拜中两三次约请几个朋友和熟人到家里来，在他摆得丰盛的饭桌上吃一顿无拘束的午餐，这是他从来不放过的。有时候他事先不打招呼从街上拉来了各色各样的人：音乐爱好者、艺术同行、歌唱家和诗人，这种做法常吓坏了他的妻子。来人中有无所事事的寄生虫，这些人的长处在于永远能保持快活的心境，会讲些粗俗的俏皮话，会开玩笑；也有有才气的行家和优秀的演奏家。莫差特常在自己的家门外消磨他大部分休息时间；饭后人们经常在咖啡馆看见他在玩弹子游戏，晚间有时可以在旅馆中找着他，他喜欢结伴乘车或骑马到乡间去；作为公认的跳舞行家他爱参加舞会和化装舞会；一年参加几次民间节日活动是他最大的乐趣，他特别喜欢在布莉吉提圣徒日那天举行的露天庆祝会，他在那里出现时戴着鸚鵡面具。

这些娱乐有时热闹放肆，有时安静文雅；它们给这个长时间进行紧张精神活动的人，在巨大的精力消耗之后，带来了必要的休息；这些娱乐也通过使天才从事不自觉游戏的神秘途径给他以倏忽的优美的印象，从而常启发他去进行创造。然而很遗憾，一到这种时刻，重要的是抓住这幸运的时机紧紧不放，直到最后一

刻，这样人们就不能作其它考虑，例如考虑明智，考虑责任，考虑自己的身体，考虑家务。不论在享受上或是在创作上，莫差特既不知分寸，也不知道应有的目标。他常把夜间一部分时间用来作曲，第二天早晨时常在床上躺很久，直到把曲子想完，然后从十点钟起他步行或乘着来接他的车子去巡回教课，这一般要占去他下午几个小时的时间。有一次他给一个资助人^①写信说：“我们同样在诚实努力地工作，但常常失掉耐性。我是一个受人信赖的羽管键琴^②演奏家和音乐教师，脖子上挂着一打学生；而且，新人来学只要他能付钱，不管这人有无学好的希望，我就得接受；工兵营里任何一个长小胡子的匈牙利军官我都得欢迎，这些人似乎受了魔鬼的驱使，不知为着什么来跟我学通奏低音^③和对位^④。只因为我没在时钟敲响的那一下准时叩她的家门等诸如此类的事，态度傲慢的伯爵小姐就怒气冲冲象对待理发师科凯勒师傅那样来对待我。”假如他在干完了这样那样职业上的工作、音乐会、排练等事以后，感到了疲乏出去吸几口新鲜空气，那么这也不过常常为了让疲累不堪的神经在新的兴奋中得到振作而已。他的健康受着无形的损害，一再出现的忧郁症虽不能说因此而生，但确实由此得到助长。最后，早死的预感紧紧地缠着他，而且不可避免地得到了应验。各色各样的忧虑烦恼，再加上懊悔的感觉，成

① 资助人，十七、十八世纪艺术家的生活和创作要靠有钱贵族的资助（通过年金、作品奉献的付款）才能维持，他们还不能象后来十九世纪中叶那样靠出售作品为生。那由钱资助艺术家的贵族称为资助人或艺术庇护人。

② 羽管键琴，十六至十八世纪流行的一种键盘乐器，琴弦振动是用羽管（或金属针）拨动发出。它是现代钢琴的前身。

③ 通奏低音，十六、十七、十八世纪室内乐中由键盘乐器演奏的和弦以衬托乐队。这种和弦通常在乐谱上只记它的低音部，意大利文叫basso continuo，故译作通奏低音。

④ 对位，一种复调音乐的作曲法，迄今为止一直是作曲家要学的基本功。

了他生活乐趣中习以为常的辛辣调料。然而我们知道，正是这些痛苦在深处汇成了晶莹澄澈的清泉，它转化为永不枯竭的旋律从千百根金管中涌出，抒发着郁积在人们胸中的一切痛苦和欢乐。

莫差特的生活方式产生的不良影响在他对家务的处理中尤为明显。责备他轻率和无谓浪费并不冤枉，但这种浪费与他的好心肠是分不开的。若有人有燃眉之急向他借钱，或请他做个保人，一般他不会要什么抵押，要什么保证书。这种东西对他真象对一个孩子一样是格格不入的。他喜欢把钱立即送去，当他认为有富余的时候，他特别慷慨大度。

这种花费连同正常的家用，当然使开支和收入不成比例。从剧院、音乐会、出版商和他的学生那里得到的报酬，从皇室那里得到的年金加在一起并不够用，由于公众的艺术口味远远不足以欣赏莫差特的音乐，这样他的收入就更加不够了。和那些流行的音乐食品相比，他音乐中的那种纯粹的美，那种丰富和深度反而使人感到陌生。纵使歌剧《贝尔蒙特和康丝坦茨》^①因它的通俗易懂而使当时的维也纳人感到了一种百听不厌的享受。然而与此相反，几年以后《费加罗》的演出，并不单由于剧场经理的阴谋^②，而是在和那讨人喜欢但价值远远在下的歌剧《科萨·拉

① 《贝尔蒙特和康丝坦茨》，莫差特的喜歌剧，脚本原文为德文，通常称《后宫的拐逃》。内容是关于主人公贝尔蒙特企图将他所爱的康丝坦茨从土耳其皇宫中救出，事败被捕，经土皇宽大释放，成全了他们的爱情。此剧在维也纳上演时取得巨大成功。

② 1786年，维也纳宫廷剧院包括莫差特的新作《费加罗的婚礼》在内同时有三个新歌剧可供上演。宫廷乐队队长萨利埃里，为了想使自己的作品取得上演的优先权，指使别人到宫廷大臣那里去说《费加罗》的坏话。并鼓动某些演员拒绝参加该剧的演出。这阴谋诡计由于《费加罗》的脚本作者达·邦德的巧妙抵制，未能得逞。

拉》^①较量下，遭到了意外惨败；同一个《费加罗》却受到有教养的或者说是没有偏见的布拉格听众的热烈欢迎。大师出于感谢的心情，决定立刻专为他们写出另一个大歌剧——虽然时势对他不利，还有敌人的影响，但如果莫差特做事精明周到些，他原可以从他的艺术中获得一笔可观的收入；但他从自己的事业中却没拿到几个钱，纵使他受到了听众的热烈鼓掌和欢呼。够了，命运、性格和自己的过错——这一切共同起着作用，使这个举世无双的人过不上好日子。

一个知道自己使命的家庭主妇在这样的情况下会处在何等困难的地位，这点我们是容易理解的。她自己虽也年轻并热爱生活，作为音乐家的女儿她也有着艺术家的气质，另外她从娘家就习惯了拮据的生活，可是康丝坦茨抱有一切良好的愿望去防患于未然，阻断一些坏事的发生，用小处的节省来弥补大处的损失。她在后一件事上也许还缺少方法和经验。她管钱，管帐；每一种要求、每一回催债和其它种种麻烦都找到她的头上。有时候她弄得束手无策，在缺钱、难堪的窘境和害怕公开丢丑之外，还加上她丈夫的忧郁症。这忧郁症一犯就要持续几天，他呆在家里不工作，任何好话对他都无济于事，他坐在妻子旁边唉声叹气，发牢骚，或者坐在墙角一声不吭，死的念头在脑子里象一只没尽头的螺丝那样没完没了地旋转。然而她很少失去勇气，她明快的头脑通常能想出主意和办法。虽然它们只能管用一个小时，从根本上来说，情况并没有得到改善。她对他说着好话和坏话，连哄带骗地争取他今天能在她身边喝杯茶，留在家里和全家一起吃一顿丰盛的晚

① 《科萨·拉拉》，脚本原文为意大利文，作曲者为西班牙人温森特·马丁·衣·索勒尔(Vincente Martiny Soler, 1754—1810)。该剧与莫差特的《费加罗的婚礼》同年上演，因剧情热闹以及剧中的华尔兹舞曲而受当时维也纳观众的欢迎，此歌剧现已被人遗忘。

饭，不让他晚上再出去乱跑，但这样做，能起多少作用呢？他可以再一次看见他的妻子哭红了的眼睛，一下受到触动而不知所措。他真心地痛骂自己的坏习惯，答应去做比她要求还高的好事。但这一切都白费，转眼间他又走到老轨道上去了。人们倾向于认为：这一切都由不了他自己；如果想把我们认为对一切都适合、有用的秩序强加在他身上以使他完全改变，这恰恰否定了这神奇的人的本身。

康丝坦茨常盼望事情能出现一个有利的变化。她认为这种变化有可能从外边来，即通过他们经济情况的彻底改善；她认为这种改善随着她丈夫声誉增高是会到来的。她想：一旦那使他时近时远感到的经常的压力消失，一旦他能将全部时间和精力用在完成他真正的使命，而不是把一半力量浪费在挣钱上；假如他终于不必对享受进行追求，而是能心安理得地得到这种享受，这样对他的身心会起好作用；这样他整个状况就会变得轻松、自然、安定些了。她甚至考虑，到时候能变换一下他们的住地。莫差特偏爱维也纳，而她认为维也纳并非他的福地，这种偏爱到头来应加以克服。

新歌剧取得成功是莫差特夫人指望实现她的想法和愿望的决定性第一步，这次旅行也正是为了这个歌剧。

作曲已远远超过一半。亲近的、有眼光的朋友目击这不同凡响作品的产生，他们对作品的风格和效果是有足够的了解的；他们异口同声地说：许多人，其中包括许多敌手在内，都得作好心理准备，这《唐璜》不消半年会从德国的这一头到那一头，把整个音乐界震动得翻一个身，并且在冲锋中把它征服；另一些善意的声音则比较谨慎、保留，他们认为从今天的音乐观点出发很难希望它会取得普遍迅速的成功。大师自己在私下也持有这种并非没有根据的怀疑。

从康丝坦茨这方面说，她和一般女人一样，一旦她的感情被

有力地固定下来，并且一种极其正当的愿望热烈地占据了她的的心灵，她就很少会象男人那样因以后出现了问题而发生动摇。她理直气壮地坚守着她的信念，此刻在车里她又寻找机会捍卫她的信念。她在争辨时兴高采烈，容光焕发，用着双倍的热情，因为莫差特在前面那场无结果而中断的谈话中情绪已经显然低落下来。她立即向丈夫用高兴的声调解释，回家以后她将怎样用与布拉格的音乐经纪人商定的总谱卖价一百个杜卡特^①来付清最急需的项圈和它的用途，按她的算计，这笔钱能指望从今冬用到明春。

“瞧着吧！你那位邦迪尼^②先生一定借着你的歌剧大赚一笔。要是他的正派能象你夸奖的一半就好了，他就应当从剧院先后付给他的抄谱钱补你一笔数目不小的提成。如果这不成功，感谢上帝，我们也还有其它的门路，这门路据我看要牢靠一千倍。什么情况我都考虑到了。”

“快说吧！”

“前不久，我听到风声，普鲁士王需要一个乐队长。”

“喔！”

“不，我是说音乐总监^③。让我来胡思乱想吧！这是从我母亲那里继承来的弱点。”

“你想吧！想得愈离奇愈好。”

“不，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预先设想一下，一年以后的现在这时候……”

“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别噜苏，傻瓜！我是说一年后在圣埃吉迪节上，人们再也

① 杜卡特，自十三世纪以来通用于意大利、荷兰、奥地利、匈牙利、德国等地区的金币。

② 邦迪尼，帮助《费加罗》、《唐璜》在布拉格上演成功的音乐经纪人。

③ 音乐总监比宫廷乐队长的职位更高。

找不到一个名叫沃尔夫^①·莫差特的皇家宫廷作曲家了。”

“你真活见鬼啦！”

“我早在心里听到我们的老朋友在怎样谈论我们，也听到他们在说些什么。”

“比方说呢？”

“比方说，一天早上九点，那位爱慕我们的福克施旦特太太用着十万火急的步子，急急忙忙穿过煤市街^②。她出门三个月，长途跋涉是为了探望她那位住在萨克逊的妹夫去的。我们知道她的脾气，她每天的话匣子总是要打开的。她昨晚才回来，现在她装着一肚子话，只是想聊一聊旅途见闻，和朋友们叙叙旧，讲一讲大家爱听的新鲜事——奔到上校太太那里去谈吧！走上楼梯，也不等人说请进，你想想那见面时的欢呼，那双方的拥抱！——‘最亲爱最善良的上校夫人，’她吸了几口新鲜空气开腔说，‘我给您带来了一大堆问题，您猜猜是谁的？我没有从斯当达尔^③走直路来，我中途绕道往东到勃兰登堡^④去了。’‘您在说什么？这可能吗？……您去柏林啦？到莫差特家去没有？’‘度过了十天象神仙过的日子！’‘喔，亲爱的，甜密的，举世无双的将军夫人！您讲讲吧！您形容一下吧！我们那家子人都好吗？他们还象开始去的时候那样喜欢那里吗？我感到象神话，简直不可思议，今天我还这样感觉，现在更有这样的感觉，因为您从他们那里来呀！——莫差特成了柏林人啦！他表现怎样？他样子还好吗？’‘喔，他呀！您能看见他就好了。今年夏天普王^⑤把他接到卡尔斯温

① 沃尔夫，莫差特的名字沃尔夫冈的简称。

② 煤市街，维也纳街道名。

③ 斯当达尔，德国的一个小城市名，在今民主德国境内。

④ 勃兰登堡，普鲁士起家的地区，在今民主德国境内。

⑤ 指当时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第二(Friedrich II, 1744—1797)，在他统治下普鲁士的君主专制达到高峰；他自命为文学艺术的保护人，自己会演奏长笛。

泉①去了。他心爱的皇帝约瑟夫②什么时候曾想到过这么做，嗯？我到那儿时，他们俩也刚好回来。他生气勃勃，容光焕发，长得圆圆胖胖，活泼得象水银一般，从眼睛里就可以看出他生活得很幸福，很舒服’。”

这位说话的女人通过她扮演的假想角色，用最光明的色彩来描绘新的形势。从他在菩提树下大街的寓所、他的花园和乡间别墅一直到他公开表演场所的漂亮的座位，以及在宫廷小范围内为王后作钢琴伴奏，这一切通过她的描写都好像成了眼前的现实；整篇的对话和动人的轶闻脱口而出，她似乎对那王都③、波茨坦④、无愁宫⑤比对美泉宫⑥和皇堡⑦中的宫殿还要熟悉。同时她还作弄人，她把我们的主人公的人品描绘得具有作为一家的男主人公应具有的许多新的品德。这些品德都是在普鲁士环境坚实可靠的土地上发展起来的。在这些品德中那位福克施旦特夫人还看到了最高尚的一种，那就是在莫差特身上发现他开始有了一个可爱的小气鬼的特点。这发现证明了两个极端有时会互相转化。

“嗨，您想想，他有三千塔勒⑧的收入，哪里来？他每次举行一次音乐会，指挥两个大歌剧的演出——啊，上校太太，我看见他了，我看见我们这个可爱的、好心肠小个儿汉子站在他自己训练出来、崇拜着他的第一流的乐队中。我和莫差特夫人坐在她的包厢里，斜对面坐的都是高贵的大人物！请看看节目单上印的什么？我特

① 卡尔斯温泉，著名疗养地，在今捷克境内。

② 奥王约瑟夫第二（1781—1848），奥地利君主，提倡文艺。

③ 指普鲁士首都柏林。

④ 波茨坦，在柏林西南，无愁宫就在那里。

⑤ 无愁宫，按字义译出，有名的普王王宫。

⑥ 美泉宫，按字义译出，奥皇行宫，在维也纳西南区。

⑦ 皇堡即奥王的正宫

⑧ 塔勒，当时流通于德奥境内的银币。

意带来一份给您，这算是我这次旅行带给您的礼物，莫差特全家都卷在里面了。——您看这儿，您读一读，上面印着斗大的字母！’‘我的天，什么？《塔拉尔》①！’‘是呀，这就是人们所能经历的奇事！两年前，当莫差特在写他的《唐璜》时，那位心怀叵测、可恨的、黄中发黑的萨莉埃里正悄悄地准备同他自己一伙庆祝他的歌剧在巴黎取得的胜利；同时他也想让我们那些只见惯山鹑，成天价在《科萨·拉拉》这样的货色中寻找乐趣的善良的听众也能有机会见识一下冲天的鹰隼。然而他和他的帮手们凑在一起叽叽喳喳放出空气说，他们要象上次对待《费加罗》一样，准备把《唐璜》任意窜改，然后把它不死不活地搬上舞台。——我让你知道，我已经对天发誓，如果他们要搞这种卑鄙的事，我决不去看，决不去看！说话就得算数。任凭你所有的人都奔着跑着去看，我就坐在火炉旁边——上校太太，您也跟我坐在一起！——抱着我的猫，吃我的猪杂碎去；以后几次也一样。但是现在，您想想，在柏林歌剧院演出《塔拉尔》，由莫差特来指挥他死敌的作品！’‘您一定得来看！’他在刚见面的时候就马上喊着：‘仅仅为了让您告诉维也纳人，我会不会伤害那不知恩的少年阿勃萨罗姆②一根毫毛。我真希望，他自己能在场，让这个妒忌鬼看看，我根本没有必要去糟蹋别人的东西。我就是要这样保持我的本色！’”

“妙，妙极啦！”莫差特大声叫着，他揪住他妻子的耳朵，亲她，抱她，呵她的痒。这种象玩弄七色肥皂泡那样来玩弄对未来幻想的游戏，最后爆发为阵阵纵情的尖叫和大笑。只可惜这些幻想哪怕在最小的程度上都没有能够得到实现。

① 《塔拉尔》，萨莉埃里谱与的歌剧；1784年在巴黎上演取得成功，奠定了作曲家在欧洲声誉。

② 阿勃萨罗姆，《圣经·旧约》中人物，大卫王之子。他曾企图发动暴乱推翻他的父亲，后被其父部下将领约阿勃所杀。

这时他们早已下坡抵达谷地，走近一个他们在高处已经看清楚的村庄；紧靠村后，一所外观新式的庄园——封·欣茨贝格伯爵的府第出现在令人感到愉快的平地上。他们在这里要喂牲口，要休息；还要用午饭。他们歇脚的客店孤零零地座落在靠大道的村子的尽头。大道旁一条不满六百步的白杨树林荫道一直通到领主的花园。

莫差特下了车，象往常那样让妻子去定饭。他在下房叫了一杯葡萄酒，而她在喝了新鲜的凉水后要求找一个安静的角落睡一小时午觉。她被引上楼梯，丈夫在后面跟着，活泼地唱着、吹着口哨。一间刷得洁白、通风很好的房间里放着高贵人家用的老式家具——这些家具肯定当时是从伯爵房间里搬来的——中间摆着一张干净轻巧的床，在涂着绿漆的床柱上挂着画花的帐子，原来的丝织帐帘早已换成普通的布料。康丝坦茨和衣而睡，他答应及时叫醒她。他走出后，她在门上上闩。他现在走到一家普通的酒铺里找人聊天去了。然而这里除店主外空无一人。客人感到和这位店主聊天和他喝的酒一样无味，所以萌发了在开饭以前去伯爵花园散步一趟的想法。他听说有身份的外地人是准许进去的，再说今天府中全家都出门去了。

他走着，不一会就走完了这短短的路来到敞开着 的 栅 栏 门前，后来又慢慢穿过一条高高的老菩提树的夹道，尽头往左他马上看见伯爵府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这是幢意大利式的建筑，房子刷成浅色，前面有伸得很远的双层台阶；青石板屋顶上装饰着几个时兴的雕像——神和女神，还有一排栏杆。

我们的大师从两个盛开花朵的花坛中间向园中长着灌木丛的部分走去，摸了摸几处美丽的深色的伞松，他在曲曲弯弯的小径上举步向前，他循着喷泉淙淙的声响又渐渐走近明亮的地方，很快找到了喷泉。

一个相当宽大的椭圆形蓄水池，四周放着细心栽培在大木桶